





第三四七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通鑑紀事本末(二)

宋袁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祖述北伐

宋 袁樞 撰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詔賜祖述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
司州主簿同寮中夜聞雞鳴琨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
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
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
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
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
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
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
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燕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淳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令遣鄉郡王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授祖逖節度尋復召褒還建康

太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於蓬闕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挑豹將兵至蓬闕逖退屯淮南虎從川部衆五千戶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挑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感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

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遜節度秋七月詔加遜鎮西將軍遜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跡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遜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遜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遜書求通使及互市遜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遜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遜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遜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遜者遜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遜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

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遜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遜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遜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遜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遜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會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

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微廩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廩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郢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六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郭舒既還帝微為右丞敦留不遣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

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琨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鍾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七

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仕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琨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來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恣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郡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

其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邵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此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銓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

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狐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顧川陳述辛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竊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之兄孫也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大甲顛覆厥度辛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

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楚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

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胤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胤為長史會稽遣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胤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因桓胤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壽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太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

則非吾所能然志在狗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要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竊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竊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仗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邈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

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敵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恃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琨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

說熊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
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
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
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
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相
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寇逆萌自
寵臣言吾以宗室受任志在殞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
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四

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

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
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
領軍遷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
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
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

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
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
族帝眊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
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
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
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
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
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五

守石頭帝親被甲狗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
侍中即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
帥所統以躡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
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思兵不為用
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
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敦曰吾不復得為盛
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去
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盧

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殿子溫嶠執鞭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却掠官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刀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致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十六

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毘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十七

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頭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東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八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十九

獻替忤旨便以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戰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

兄子叩為敦參軍敦使叩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錯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稍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叩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

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恕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羲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三

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緄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

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緄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乂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人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閹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三

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吉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塋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怵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

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人又喜曰
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
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
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
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
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
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二十一

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謂無
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桓謝雍為爪牙充等並
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
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
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郤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
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河南諸軍事領
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收

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
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為
大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
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
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
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
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上

二十二

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尊為司徒敦自領
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
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
為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
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
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
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
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愜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

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慈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延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延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且應少年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惡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